新大陸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1993

一九九三年六月第十六期

名譽編委:
遠　方
林建中
何啟良
張湘業
李雄風
榮惠倫
陳　寬
楊振民
馬炳威
陳國賢
陳澄海
葉載福
沈季夫
鄧鉅源
黃紀原
林德功
劉耀中

編　委:
千　瀑
黎啟鏗
譚達文

顧　問:
紀　弦
非　馬
秦　松

主　編:
陳本銘
陳銘華

通訊處 :

P.O.BOX 3338
ALHAMBRA,CA 91803
U.S.A

目　錄

目錄　封面裡
秀　陶作品　紙錢／宿命　傍晚的偶然（二）　1
左春和作品　紛紛倒下／這座樓　有人敲門　2
申　身作品　蓮花五題　3
伊　沙作品　法西斯藝術／老狐狸　3
陳建華的詩　詩運織進紀弦一九三四年的秋空　4
梁宇廣的詩　別說小巷　4
夢　詩的詩　生命的帳單　4
陳　龍的詩　是什麼　在這深秋的傍晚　4
千島之曲：菲華短詩選輯（白凌供稿）　5
岳　宗的詩　逝　6
達　文的詩　高原　6
馮新華的詩　老家　6
千　瀑詩札　那時我聽到／原來　7
王兆新的詩　一切就序只等出路　7
黃岸然的詩　焚燒的詩稿　7
遠　方作品　致鄧老／嚮往　8
吳迪安作品　禱告／歌　8
非　馬作品　雨打芭蕉／微雨初晴／淚　尾巴／競選　9
張索時的詩　伯牙摔琴辯　10
陳文龍的詩　網星曲　10
宋　逖的詩　愛情　10
尹　玲的詩　構造巴黎鐵塔　11
李　塵的詩　愛情　11
陳齊家的詩　春雷　11
秦　松作品　邏輯之外　12
嚴　力的詩　另一種骨頭　13
劉荒田的詩　夜宿鄉村　13
陳大哲作品　租界／綠咭　14
郭　揮的詩　雲　14
心　水的詩　掃墓　14
陳本銘作品　白夜之一／白夜之二　15
古寒山的詩　作一杯清水　15
陳小紅的詩　路　15
邱小明的詩　少年的馬兒　16
藍　戈的詩　獨舞　16
斯　冰的詩　我選了詩人做偶像　16
高成鵬的詩　紀老　今天　你　17
尚　沉的詩　三重奏　18
葉　暉的詩　上空的吠叫　18
寒　冰的詩　舊跡　18
陳銘華詩抄　天外來客　18
汪祖義的詩　物語之五　19
吳道鎔的詩　簫　19
瑩　瀛的詩　西雅圖印象　19
吳　城的詩　車站　20
劍　鳴的詩　新大陸的炎涼　20
文　融的詩　月夜　20
熊　鷹的詩　全新的雪花明媚了我們　21
海　上的詩　本世紀喪事　21
夏木子的詩　冬季的飛魚　21
黎啟鏗的詩　費城遊　22
柳易冰的詩　作為形式存在的你　23
阿　翔的詩　在一朵花上想你　23
李國七的詩　孩子33／美麗的瑪利亞　23
陳銘華詩集《童話世界》序◎非馬　24
心與淚釀就的醇香◎侯榮　25
靈光閃爍的詩集◎心水　26-27
真實的美麗◎碰耕　27-28
台灣詩人岳宗來信　28-30
我喜愛的英美詩◎非馬譯　31
戰爭與詩◎劍鳴譯　32
再來（葉之）◎劉耀中譯　32
編後隨筆　封底裡

秀陶作品

秀陶：1934生，姓鄭。湖北人。台灣大學法學院商學系畢業。是早期《現代詩》社的重要成員，以散文詩著稱。現居洛杉磯，餘暇翻譯法文詩，創作不輟。

紙　錢

裁出一張長方形的紙片，將我的頭像劃在正中，四角寫上一個大大的數碼，我要把它燒給你

在那火化的黃光中，我看到了你的喜悅，看到了你正迫不及待的攫取，我哭了

但一想到你或許會從此因富有而變得耽心、繁忙，變得挑剔，或者加上幾分豪華以及傖俗，我不禁又有點後悔

1985 CLOSTER

宿　命

班機要在 KANSAS CITY 停留一個半小時才續飛洛杉磯。這城本同我一無瓜葛，現在我卻註定要在這機場枯坐並殺掉一個半小時的生命

候機室中，坐在我斜對面的是一位年青的媽媽。她口含橡皮奶頭的兒子則在她身旁的椅子上爬上爬下。爲了方便兒子，媽媽將一隻小提箱平放在椅前給他墊腳。每次努力爬上去後，他都會將兩隻肥手交抱在胸前，怡然地坐兩三秒鐘，然後反身墊腳在提箱上再爬下來。到地上後他也不多作停留便又踏上提箱蹣跚地向上爬去……

看著他上下十來次兀自不息不休時，我不禁大感凄其起來。這口含奶頭的希臘天神不是在遊戲，這種單調的無變化剛好是一種宿命，這種競競業業不暇旁顧不正好就是我的，你的以及全人類生命的寫照？

1986 HACKENSACK

傍晚的偶然（二）

樹梢的細枝正玩著催眠的勾當。星子們眨著快要閉去的眼。滿街流動的清涼是三樓的女人一聲尖叫叫出來的

車子馳過，推土樣把光一直鏟向街的那一頭

1986 HACKENSACK

左春和作品

左春和：中國詩人，河北省《石家莊文化》旬報主編。詩作散見於國內及海外詩、報刊。

紛紛倒下

春天來了又如何
君不見那飄零的紙
殘存的雪
血紅的沙

陽光被雲擋住
森林紛紛倒下

你寫了詩又如何
君不見那蒼白的臉
凍僵的手
豎起的頭髮

地上白骨堆起的地方
一只狗出來
正慢慢搖著尾巴

93/3/16

這座樓

天黑了　就能領略這一切
樓道是長長的墓地
窗棱透出屠刀的影子

登完最後的台級
看到空氣是一堵牆
牆裡面的狼
正在呼吸

與大肚子局長
打了個照面
紫色的微笑
使你的雙手變綠
是一棵樹
就只能站著不動
各種馬變成鳥飛走
你只能堅守春天
等待　　雷擊

93/3/16

有人敲門

我爬在政府的一角
深居九三年的一天
想盡了世界上的事情
開始向案頭的白紙發抖
綠樹紅花　孩子們的笑聲
距這裡遙遠

我準備用蛛網
連接通向中南海的電話
問問我的上級
九三年的詩集可否出版
當我撥了一百次密碼
還是整齊的盲音
我的門突然被敲開
露出了女孩動人的笑臉

她叫我接一個電話
望著她遠去的背影
走進一扇門　消失
我恍然後才明白
手中的獵槍已銹跡斑斑

93/3/16

中舟作品

蓮花五題

• 雪蓮

受到命運的捉弄
生活詮解了苦楚

竟被自己耐寒的長處
害得世代困在雪山冰谷

• 睡蓮

心裡有了折磨
看似合上了眼睛
卻有夢難入，失眠達旦

直至翌日子午忽然想出主意
一瓣一瓣粉胭打扮

• 紅蓮

開花季節，總覺苦短
何必被夜再佔一半
索性自己燃成一柄火炬
將入更灰色燒成鮮艷白天

• 白蓮

乍醒一夜圓月夢
忽見荷葉舉出珍珠顆顆
對著初開的心意一閃一閃

是誰夜送明亮的信號
是收？是拒？
拒了，它將化爲淡淡風煙

• 馬蓮

藍藍的，藍得勝似火焰
獨立阡陌，定向凝望遙遠

白天，遠處有白雲悠悠
夜晚，天邊有孤星閃閃

伊沙作品

法西斯藝術

命令你們：爲我鼓掌

在坦克停泊的城市裡
昨日　我剝下了三張
知識份子的皮　在鄉下
炒食六副壯年農民的下水

鮮血的噴泉
點綴街心花園　麻雀
飛過打谷場的陽光邊
看見幾尊肉質雕塑

還有詩　子彈般
射殺人類的姊妹
天燈高懸　一節節
人肉香腸構成
最後的晚餐

命令你們：爲我鼓掌
在和平年代
你們不知痛癢

戰後受審的甲級戰犯
我與我卓越的藝術
同獲勛章

老狐狸

（說明：欲讀本詩的朋友請準備好顯影液在以上“空白”之處塗抹一至兩遍《老狐狸》即可原形畢露。）

九三年寄自西安

陳建華的詩

詩運織進紀弦
一九三四年的秋空
——爲紀弦八十壽辰作

幾經甲子的風雨了
這一片秋空，哦，秋空
依舊這麼藍
藍得心醉
藍得鑽石心碎
我卻有過蒼白的秋空
像菜場賣剩一塊豆腐
酸酸的壓住亭子間
一方癡望的窗
和傷感的歌
如今秋空裡掛滿了詩鈴
金燦燦像冠冕
卻不似冠冕
童男女八個九個喧嘻而來
彼岸的詩濤輕拍
我傾聽你依舊狂歌如斯
熱淚盈眶

九三年四月十八日

梁宇庾的詩

別說小巷

別說小巷
沈默的背影
常常與許多秋水的話語
失之交臂

別說小巷
那枝嬌艷的笑
早已嫁入
別人的花園

1993/3/20 寄自廣西

梦詩的詩

生命的帳單

我已——

付清春天的帳單
付清夏天的帳單
付清秋天的帳單
付清冬天的帳單

太疲累了，請別再加利息

上帝啊，欠您的帳單
見面再談吧！

九三年四月十七日於麻州

陳巍的詩

是什麼　在這深秋的傍晚

是什麼　在這深秋的傍晚
把眼前平凡眞實的景象
隔開　使我走過而不留痕跡

是什麼　在這深秋的傍晚
讓每邁出一步的惶恐
清晰地印在腳底

在這深秋的傍晚
四處生長著寒冷　孤獨
使我遲疑　怯懦

呵　是什麼　是什麼
在這深秋的傍晚
使我感到生存的艱難

九三年寄自安徽

千島之曲

菲華短詩選輯

● 白凌 供稿

謝馨的詩

公寓大廈

有巢氏的構思再一次
印證於二十世紀
居屋的形態——知更鳥般
人類高高棲息水泥
森林的大樹上

見樹
不見林的人說：
一個個窗口
是石器時代
原始人的洞穴

見林
不見樹的人說：
一幢幢都市的剪影
是現代
文明人的伊甸園

如果時間
可以迴旋於一圈圈
年輪的橫切面
也許空間
亦能矗立於一層層
宅第的垂直線

白沫的詩

看　星

眼睛在夜空放風箏
電流是一條無形的線索
切斷
星子便閃閃跌落山谷

王仲煌的詩

孤　獨

當年感動於
仰望著的影子
一株垂息人生觀
的向日葵

月曲子的詩

無　眠

是誰謀殺夜

眼光閃閃
坐在床上的我
是夢的屍體上
露出的
半截匕首

卓琦林的詩

雨　傘

綻放的鮮花
總是在風雨中
憶起母親
呵護的面龐
溫馨而慈祥
這世界
有你伴同行
已沒有孤寂
沒有憂傷

衷心感謝你
多少個風風雨雨
撐起
一片有情的天
走出陰霾
無私的奉獻出
一束慈愛陽光

平凡的詩

魚　缸

冷靜　透明的臉上
閃著鑽石的眼神
鋁合金的骨以九十度角
緊緊擁抱著一身
玻璃的肌肉
體內流著海洋
一樣冰冷的血
海被包裝　坐在桌上
只得風平浪靜

這裡可以沒有夜
沒有營養不良
沒有颱風
更鼓不起巨浪　海嘯

只是有
數道無色　無形
人造的海岸
把世界局限得這麼小

張雲的詩

意大利通心粉的聯想

吃一種外國語言的口味
進行一頓晚餐
不同口腔形態的母音子音
讓我錯覺
通心粉下肚
已無關我的饑餓和心事
只爲風花雪月

圈圈白色的美麗謊言
就如此消化在我的意識裡

岳宗的詩

逝

記泰絲大王湯普森＊離奇失蹤

他走了
未道別
也不揮手
一句話也沒留下
只帶走他的軀殼
遺下山林中
淡寞的夕照
和錯愕的伙伴

他似乎不珍惜
世上的一切
曾圍繞他的
詩畫、財富和珍藏
悄然而逝
化成空谷的風
飄散的雲

他走了
似逃避世人的煩擾
或在隱密的山林
預設洞天
綴滿精選珍品
並以泰絲幃幕
細膩地
神秘地遮掩他的餘生
與世事隔絕。

九三年寄自高雄

＊湯普森(Jim Thompson)從小嚮往浪跡天涯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戰參加美國突擊隊，在斯里蘭卡、緬甸、馬來西亞對日作戰，後在泰國擔任美國情報員，戰後留居曼谷，發展事業，自五十年代起建立其泰絲王國。他能詩、能畫，且是藝術品鑑賞及收藏家，一九六七年，值湯氏六十歲生日，與友人結伴前往馬來西亞山區遊歷，在某一個黃昏，衆人均在下榻的木屋休憩，湯普森卻突然離奇失蹤，至今遍尋無著，生死未卜。如今他在曼谷的居所成爲湯氏東方藝品珍藏的博物館。

達文的詩

高　原

寒冷的感覺正在遠去
一切的輪廓模糊在時間盡頭

這些被普照良久的慾望
到處的眼睛閉著而地面醒著

連孤傲的天空都顯得那麼低近
清晰的　不可抵達的根部

荒蕪外的荒蕪　不是雲
是冰土堅硬

踩在超越仰望的高度上
眞實的步伐判決我們的軌跡

1992/12/5

湯新華的詩

老　家

穿著母親做的千層底布鞋
無論走出多遠
也忘不了老家

吃著家鄉紅紅的棗子
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夜
心中也像有團火

老家是一把鎖
鎖著滿園春色
老家是一支歌
我是它散落的音符
——一顆

九三年寄自山東

千潔詩札

那時我聽到

那時我聽到水流的速度
隔著窗子沿著屋緣的水槽
像一些細碎但輕快的腳步：
瓦上的雪開始溶了
那時桌上的經書剛好翻到
撒羅滿「建造聖殿
殿內牆壁全舖上香柏木板……」
我閣上書本默想
這浩大的工程以及
耳際水流急促的意義

是的我的殿堂沒有香柏木板
也不雕刻
匏瓜和初開的花
因爲我父您要的豈是
人世手造的任何純金淨銀？
您教我聆聽水流默想雪溶
歡喜著將來的春天
您要的是我卑微的心和心內
知恩的一聲
歌讚

九三年二月十一日

原　來

原來
那些痛過的災
傷過的劫
那些生
那些死
以及
那些留在枕邊
長年洗不去漂不淨的淚水
都是
全都是
一個
沉沉壓在心頭
不得不背的
十字架

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王兆新的詩

一切就序只等出路

一切就序只等出路
發霉的味道忽明忽暗
面孔充滿伸縮的張力
某種僞裝並非算有計謀
失去血性很糟糕
挺起脊梁有時很不幸
人生在世人品至關重要
略一鬆懈唾罵會布在頭頂
蝴蝶雖美不及蜜蜂
辛勞地釀造才是眞正的價值
摧毀庸人的眼光和心態
營建神聖要一點一滴
若干年後的履歷表
是記錄腳步的密紋唱片

九三年寄自泰山

黃岸然的詩

焚燒的詩稿

那不是黛玉的火柴
是我點燃了的
一條曾經鮮艷的彩虹
一個夢幻
是某一個雨後黃昏
女主角伏在我的肩膀上訴說的
少女時最純眞的一段
愛情
現在我笑著看它們
　　裊裊升去
我昨天哭著去看的
　　別人的故事

九二年寄自廣東

遠方作品

致邵老

您說，希望我就像在廣場散步一樣回來……

我當然記得
廣場的瀟洒可愛
記得月色柔和燈光柔和
襯著身影的悠閑自在
那是年輕的時代
如今我戰戰兢兢
誠惶誠恐
刻意默記每一項動作要領
認眞演習每一個細節安排
心　該如何跳
音　該如何吐
腳　該如何邁
祇是懷疑
自己常年虧欠
潦倒懈怠
就是再努力
吟嘯也無復當年的韻味
顧盼之間
更減損了少艾的神采
甚至憂慮
故鄉五月的暖風
醉得我死去活來
有心無心似狂非狂中
又欠下說不清還不完的
相思債

嚮　往

夢是幻境
尋求太著相
一張白紙鋪開
情書落下最後一筆
六合彩六六 ——
思想固然可以反芻
郤也容易產歧義
我不曾嚮往
祇研究過
虔誠的
佛教徒回教徒基督徒
百里千里萬里
風裡雨裡水裡
來聖地朝覲
當感知令人敬畏的光圈
即將示現時
請讀讀他們的臉色

九三年四月寄自聖彼德

吳迪安作品

禱　告

白雪的夜晚
我輕輕說
「平安」

她抹去跪地的苦難
進入顚慄的安詳

我走進熟睡的大海
爲什麼
我突然擁有了寧靜

我在大海的夢中
爲什麼我依然聽見
水面浮上的呼聲？

歌

詩人　一串稻穗是你的
花環
睡在黃金的稻海上
沉醉美夢

沉醉美夢
追隨六月的稻子倒伏
黃金的谷物顆粒歸倉

九二年寄自廣東

雨打芭蕉

——聽中國音樂演出

雨來時
葉子們正做著噩夢

夢中它們是
客廳角落裡
不受雨露滋潤的
塑膠擺飾
永不褪色
不經輪迴

等驚醒過來
雨已沖掉了它們身上
蒙積的灰塵
大粒大粒打在
它們沒遮蔽的心上
咚咚發疼

天空
灰濕可愛

1992/10/28

微雨初晴

頭一次驚見你哭
那麼豪爽的天空
竟也兒女情長

你一邊擦拭眼睛
一邊不好意思地笑著說
都是那片雲……

淚

昇自心底的淚滾燙
外界冰涼

軟心腸的漢子
只好讓它在眼眶裡
滾動又滾動
滾動又滾動

尾　巴

天生我材必有
剩餘價值
尾巴
上下前後左右猛搖了一陣之後
才發覺
老天難看的臉色

還是夾著尾巴做人
最安全保險

競　選

嘴巴要吃熱騰騰的流水席
眼睛要看火辣辣的野台戲
耳朵要聽爽呼呼的政見擴音
手要領大家都用得上的
肥皂與毛巾

聽說民主即大多數
腳一向對民主特別歡喜
那裡人多就沒頭沒腦趕去
那裡

1992/12/19　於芝加哥

張崇時的詩

伯牙摔琴辯

枕邊讀綠原先生《伯牙台疑古詩》，感慨萬千。披衣起坐，奮筆疾書。

唯一的琴何如唯一的知己
摔它是酬答悲痛欲裂的心

我是琴體子期是琴弦
心流交匯才奏出動人的樂篇

悔不該贈金子期讀書上進
宦海如孽海隱逸若神仙

琴雖木質尙懂得捨生取義
子期對琴亦當含笑於九泉

如今焦尾琴已光榮復出
但願潔癖汚染兩不相干

九三年寄自加州聖蓋堡

陳文弢的詩

網星曲

天上的星子們都灼灼
因爲月亮
月亮在海上沒有回來
而我，我從風浪中回來
心裡仍蕩漾著不快
因爲中國街，中國街上游
那口窗，那口漂著燈火的玻璃窗
依然望不到啊望不到
那使我去風浪使我告別風浪的女孩
那不斷昇起昇起在山峰上的女孩
山很高，山高九仞
我在仰望爲甚麼只在仰望
爲甚麼弱水三千
我僅僅取一瓢飲啊
那三千弱水夜夜在我面前滔滔
防波堤外，我等待甚麼還等甚麼
海在漲海在漲啊海在漲
爲甚麼我的歌竟如此古典
古典地在自己血液中栽種
　玫瑰玫瑰紅玫瑰
　槍枝槍枝血槍枝
在中國街哪中國街的上游

因爲那女孩不斷昇起昇起在山峰上
因爲我在不斷仰望啊仰望望不斷

九三年寄自馬來西亞・沙巴

宗鄂的詩

愛　情

我再也不會用我廚房裡的舊照片映亮你的早晨
我的爐子和鞋隱藏在幻覺的字句之後，我的仇人先於我的妻子醒來
看著我焚燒關於身體的回憶，而人們將在午後出去
尋找寫詩的理由
等你從一首歌曲裡端出食物，當我想起
燈下只有我一個人在紙張上掙扎
發熱！
我不能抹掉最後一個詞：愛情；當我已經寫上：失去
星空上面的亂草已跨過我的喧囂！

九三年寄自北京

尹玲的詩

構造巴黎鐵塔

——試以結構主義解讀鐵塔

參觀鐵塔　是爲了
參與構築一個夢幻
探索一件鏤空雕塑的內部
塔內空無一物　只有空氣
流動著艾菲爾的眼神
無處不在

登臨鐵塔
我們要理解和品味
巴黎的最初本質
我們在讀解一個世界
譯碼符號背後的眞正意涵

鐵塔俯照塞納
巴黎便由一個城市
蛻爲一種自然
人潮流成串串風景
嚴酷冷漠的都會神話
悄然溶化
氛圍因而和諧鬆懈
我們正實踐著結構主義
不知不覺之中

攀爬鐵塔　就是
攀爬層層浪漫
通道環行　如此單純又
深刻地臨近一種景象
我們試著構造　再構造
心中浮起一座
感覺加上記憶
再加上眼前風景的
艾菲爾鐵塔

寄自台北

李歷的詩

愛　情

妻說，愛情像頭髮，漸漸轉白，也漸漸美麗

潔白剔透屬於高山冬季
那一片雪花般的擁抱
在林子裡嬉戲鬧吵

風兒夜夜推開窗
掀起竹簾，輕聲細語
說歲月原來是陣煙
山嵐也罷，思念也罷

我們放在心裡
不時哼成喜悅
這般的來，那般的去

我們漸漸髮白
想問雪溶的時候
燕群會再飛過幾次

寄自洛城

陳輝家的詩

春　雷

雲
白色的睡袋
一路變幻
流浪者的睡姿
許是疲憊於
漫漫冬季
春的鼾聲
驚破而出
自冷冷的夢涯
跌
落
成
一
顆
驚

雷

九三年寄自新澤西州

邏輯之外

—— 六十初度詩三首

雪之為雪

火焚過日月之臉之後
水溶過日月之臉之後
立起不日不月
水傷與火傷之
不雪而雪之聲

雪之爲雪　不再
著地撫空而行
起落之間　水火的距離
與距離與水火之聲測之
以體溫

霓虹去來

不河不岸有何不可
一舟橫出　萬山喧囂
驚動蘆絮千葦
蕩蕩灼灼青銅白銀
落花水面與誰拔河？
傳說羿射九日一日之餘
足以夸父逐行終日

霓虹來去亦無妨
大漠孤煙過長河落日
分由青空與水流去分藏
回首初雪燈火迎來
不花不草亦路亦橋
目放一行白鷺上青天
水聲與火聲不再驚雷

不再風花不再雪月
吾即風花吾即雪月
不再煙雨不再烽火
吾即煙雨烽火酒泉連天
家國鄉土胃痛牙痛搖動
遍體傷痛的老地球咀嚼
跌打損傷的鄉

不再鄉愁不再驚雷
吾即鄉愁吾即驚雷
揚手一陣風起
舉足一片落葉
悠哉遊哉風裡的落葉
不再歸根不再結果
吾即不歸之根不果之結

邏輯之外

距離在距離之初
唯心與唯物之原意
來去一種美學
豹不在雪峰必屬囚籠

胃搖晃成一片漂泊的江海
牙痛成一支離亂的散歌
雪與火的行色之外
漫步與飛翔的邏輯之外

一片雪野蒼白一片晦澀的
天空　不宜以任何形容
花園與墓園爲鄰
荒原與桂冠無關邏輯之必然

自在自足一座碑石面迎
一片冬日的雪林
葉落無盡心動其中
邏輯之外再無須其他註釋

張合之間唇齒的冷熱
黑過白過雪過火過
星火與燈火伸手可及
雪與泥土渾融一體

落葉落花落齒落髮
夢之邊陲青綠可醉
果園與夢園一種含義
豹不在囚籠必居峰頂

九二年歲末初雪在紐約

羅力的詩

另一種骨頭

狂奔的腿還在狂奔
只剩下狂奔在腿上寫文章

聽不見隔壁激動的心跳
半張床在別人的身下走進另一間睡房

如此早來的孤獨如此的輕手輕腳
我睡不了兩張床
哪怕兩張都是我自己的車票

我在向誰訴說
誰能替我把狂奔從腿上撕掉

我不到窗口去眺望寂寞
不高歌陷下去的喉嚨
在低沉的地方我享受身高
我看見另一種骨頭
在土裡轉動地球

九二年寄自紐約

劉荒田的詩

夜宿鄉村

適時地斷了電
親暱的煤油燈
在八仙桌上
煦煦地照著歸人
惶亂的臉
該以怎樣輕柔的指尖
挑燈花爲團圓的燦瀾？
該怎樣以穀黃的光暈
融合星散於異鄉的思念
在門縫漏一條暖暖歸路？
青磚的四壁，燈影搖搖
親人端來的湯圓
熱氣騰騰。窗外，朔風
撼著零落的樹與池水
雨聲細細，閑話絮絮
豬的嗷嗷，在禾堂
婦人罵小孩的尖嗓
在隔壁。我的村莊啊
點燃所有的童年夢後
母親一般，擁我入睡

九三年寄自舊金山

新大陸叢書書目

1.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陳本銘詩集(暫名)	詩集	陳本銘	編輯中	
7.越華詩選(暫名)	詩集	陳本銘、陳銘華	編輯中	
8.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國內請加一元，國外二元郵費，訂購地址為：P.O.Box 3338 Alhambra , CA 91803 U.S.A

陳大指作品

租　界

洋人　曾在中國饕餮租界
　　歷史　颳過那一夜
　　另一葉歷史　附註
唐人　也在外國經營租界

但我們沒拿槍彈簽署合約
泡多少世代血汗繳納稅租
是故　於美名華埠的所謂租界
　　唐人本身卻是出租一族

綠　咭

一葉綠咭
也是一咭綠葉

悄然飄出
浩茫的黃土地

落腳於雜色之花
漂不出白色之果

郭坤的詩

雲

逃避瘟疫般
奔突著
或
思念久別的
故鄉
難民呵 ——
妳的命運
是不是寫在
天
上

九三年三月於丹麥

心杉的詩

掃　墓

果然，您已變成一塊碑石
用我寫詩的手
用您恩賜的手
把枯黃的落葉撿拾

零下七度歐洲初冬
假如有淚也必結冰
野草躲在白霜下
逃過被我拔除的劫運

原來繽紛的世界
禁不起雪花整夜嘲笑
都被染白，茫茫如我此刻心情
天地本來是冷冷清清

我是天涯外孤獨的掃墓者
您孤獨的屹立在碑林裡
等待，等到您恩賜的手
燃上香，寫詩之手獻您詩篇

苦苦期盼七年，重逢
已分陰陽，彷彿您立在雪地裡微笑

九三年一月十一日墨城

後記：先慈辭世七年多，首次到歐洲墓園掃墓。生死茫茫人天永隔，難禁悲思。

陳本銘作品

白夜之一

廿八格　每秒
太陽熱身準備
躍過 ALHAMBRA
那排棕櫚
向南　電源道
海鷗偶然迷路
經過一座正在早禱的教堂

曉寒有風　而且
夾克會首先知道
我的頭髮往往認同此事
就像它埋怨
愛情、戰爭加點鄉愁
染它爲夜的樣子

九0年二月五日 ALHAMBRA

白夜之二

女人，果然你來了
衣被寬敞的披風
隱隱　每在雞鳴時候離去
我凌亂的
床第間留下軀體顏色
準時像蝙蝠

或許沒有顏容
衣飾　沒有
年代任何識別
鬆鬆一襲翅膀
敞開你全然的裸裎
披風棄置在簾外

然後
等著我把自己
一襲衣服那樣褪去

九0年二月八日

古蒂山的詩

作一杯清水

此刻我是一杯清水
握在你手中
透明，無色亦有色
無味亦有味
在你的唇邊靜中有動

此刻是深夜時分
我所有的念頭如音樂繽紛
要刻骨銘心地敲擊你
要傾盆大雨地濕透你
要在我的身前身後播滿愛情
在陽光或月光下
瘋長你的名字，密密匝匝
讓我走不出你的每一筆每一劃

作一杯清水，永遠
鮮活於你掌心的溫馨中
任你暢飲慢啜，或洗滌日子的灰塵

九二年寄自福建

陳.I.紅的詩

路

穿過一條路
還是　路

得和前面的人
保持一定的距離
才能小心繞開
一個個淤了泥的水洼
才能看清前方的路

邱小明的詩

少年的馬兒

少年的馬兒喲
從深谷中
向我靜靜地駛過

少年的馬兒喲
你憂鬱的馬蹄
蹄躂一路
孤獨的山菊

少年的馬兒喲
你狂熱的青春
回旋一座森林的
王國

少年的馬兒喲
你終於騎上了我

九三年寄自湖南

蓝戈的詩

獨　舞

讓我一個人
不要心疼

今夜我一個人
穿過海洋　穿過沼澤
穿過你的感情世界
柔軟的夜啊

今夜我一個人跳舞
在密密的荷花中
有誰看到了那一朵
綻開如心

九三年寄湖南

斯冰的詩

我選了詩人做偶像

第一次悸動我心是你的詩
第一次見你
隔著人群滅寂的喧嘩
凝望你　以十七歲屏息的心靈
那時眼瞳亮著也黑漆
無星無月的午夜
燦朗如晝
五月和十二月渾淪一起

二十歲前的夢幻
你是唯一
佔據我七分崇拜　三分盲目
直至十分崇拜　而全然盲目
　　青草相等玫瑰
　　六月天會雪降
爲你　我樂於活在渾沌

二十歲後步入現實
鍵盤指法ＡＢＣ
位置不能錯按
握方向盤的手不容疏神
詩縱未被遺忘
你沉澱在記憶的底層
而　一切都成奢侈

如今每一觸及詩
就本能地憶及早不再見的你
仍繾綣湮遠的那年
我選的偶像不是明星
是你
耽於寫詩的你

九三年四月杪・加州

高成鳴的詩

紀老　今天　你

紀老　今天　你
你仍然精神抖擻地擎著現代詩派的大旗
擎著64年了
你的手不痠口不乾
你仍然大聲呼喊
「工具的新，形式的新，創新創新再創新
唱的是歌，誦的是詩，歌是歌，詩是詩
唱誦一定要分清楚」
紀老　今天　你
你腳步挺健地走過80個寒暑
你不向後　比松、比鶴、比南山、比北嶽
你總一意向前欣賞
欣賞流星雨
欣賞搖曳的檳榔樹
欣賞茫茫的太平洋
欣賞周圍的浮雲
由此我們學到了你的：生活就是欣賞。

紀老　今天　你
看你的自畫像
你是最懂得怎樣描出自己的靈犀
你用強勁的線條
勾出一幅福爾摩斯探長的思索
勾出6的煙斗　7的鋤頭
8的眼睛　0的口
這些全是你每天吟誦的好伴侶
是你發掘詩的源泉不可少
你的8是自動調光的錄像機
可以收羅萬象的脈動而剪接而存檔
可以攝入衆花國中之芬芳
你懂得何時該瞇起8來做一番反芻而不過飽
因此你從不拈惹籬笆外的花草。
你抗著你的7
每天下午走去你的花圃
去撿閱以玫瑰爲首的花的儀隊
它們是藉著你的7的鬆土
得營養於你的愛的關照。
你的0是常笑常開的
用興奮的0朗誦
用大0大喝大杯的XO
當你的0正誦著「茫茫詩」之時
你的8常爲之潤紅。
你的6的烽火台
不時有裊裊的狼煙升起
那是新詩革新的信號鎗
對此
我們得隨時備好自己的墩丘
做出遞火的傳擴。

紀老　今天　你
你的姓上兩個0
當你吶喊之時聲勢壯　對
上帝與一切眞理
你的00：「GOOD,GOOD,GOOD」對
一切邪說同極權主義
你的00：「NO,NO,NO」。

紀老　今天　你
你教我們好高興地來讀你
讀這部既嵩永又美妙的80集鉅著。

注：本詩之數目6、7之意象乃參考紀弦自選集頁87，也屬當年風起雲湧之現代詩派中之急先鋒林亨泰之意象詩股（姑以「股」稱呼），究竟林股是否孕思於頁87，此有待他日請教壽星解答。

九三年四月寄自三藩市

肖沉的詩

三重奏

一、祈禱

鳥，我愿和你交換血液
交換所有的骨頭和一顆心臟
我愿用我豐收的大地交換你的天空

鳥，今天我要交出一切
只要你說一句：好，從此我擁有你！
那麼，我就是幸福的人

二、自由

它是白天
我是我掉在砧板上的血淋淋的心臟
它從來就攥在我自己的手裡
即使被掰開，即使被拿走
即使被剁成肉醬

三、時光

時光，你在送我，你在埋我
你其中的一截將與我同歸於盡
時光，你不會停住心跳
你這永動的機器
在我離開你的那一天
會把我絞得血肉模糊

時光，這個晚上夜深人靜
我只和你一個說話
我要說：我在你的眼睛裡
你在我的歸途中

九一年十二月寄自天津

莽晖的詩

上空的吠叫

筆從手中滑落，在頭腦的
空白處拆散的詞投下陰影

我寫作時，一條狗在雲層中吠叫
那鼻子上金屬的綠光
在更多的雲層後面，雷電和雨

從清晨開始，將鼻子上的
蛋殼清理。寫不出來時也不再怪你

我重新鋪好稿紙
如鋪好床單。你先睡吧

我還要再等一會兒，這麼多年來
我在等什麼，在什麼幽暗的內部
散發出核仁苦澀的氣味

九三年寄自南京

寒冰的詩

舊　跡

陽光在屋裡移動
塵蒙四壁
遺落的花枝
可有一根火柴的溫暖
我聽到琴聲
從盒縫中四溢而出
它是否來自日子的深處
聲聲牽動我深藏的懷念
我無法想像
端坐的你離開椅子的過程
撫琴的手怎樣糾纏我心的弦

九三年寄自福建

陳銘華詩抄

天外來客

在它亦步亦趨一再悲傷地改變形狀之後我終於識破我影子的身份

（九三年五月十八日）

汪祖美的詩

物語之五

燦爛的陽光下
無拘無束的原野
有風　輕輕
吹拂蓬勃的向日葵

燦爛的向日葵
在無拘無束的陽光下
對風　祈禱
梵高　你的未來不是夢

九三年寄自安徽

吳道鈞的詩

簫

唯一的背景
是你身後那叢金黃的蘆葦
少女豐滿的胴體
屬於成熟的青春
省略過匆忙的人群　喧囂的城市
你專注的目光
是手中最後的簫
輕起輕落
通過你富有生氣的手指
那些音符
一片片成色純淨的羽毛
上升　飛舞
成爲天空中最動人的風景
這是深秋
我打開關閉多時的窗
看見撒落一地飽含幸福憧憬的種子

瑩瀅的詩

西雅圖印象

一

沒有喧嘩、擠迫、人潮
積臣街　唐人足跡
古舊的店鋪　架上
疏落的中文招牌
三兩個黃皮膚　夾有
搖著空瓶罐
紅膚與黑膚　流浪酒鬼

二

底層夾中層疊上層
西雅圖高速公路
距離　是個天文哩數
時間的車輪
像個旅行鐘擺
上班貴族　出門主婦
是一條旅行的
萬里長城

三

車子滑過520公路
黃昏下　華盛頓浮橋
圍繞著
幽幽彩霞光影
潺潺湖水山色
清沁晚風　離塵
冉冉思維　繞過
是一剎那
人間仙景

四

雲層下　有個名勝
一柱擎天　太空針
那管百哩千哩　千哩萬哩
聞名而來　是不是
地心吸引力的差毫
是一部太空船　假設挑戰

九三年五月初旬寄自西雅圖

吳城的詩

車　站

1
多少次迎來送往……
多少回悲歡離合……
團圓的笑聲，結束了一場哀怨的悲劇；
離別的眼淚，激起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2
大興安嶺的林濤和東海的浪，在這裡交談。
江南的細雨和塞北的雪，在這裡團聚。
陌生人從此開始了友誼的交往。
親友們從此展開了甜蜜的回憶。

3
帶著大學錄取通知書……
帶著新的工作介紹信……
多少壯志，在這裡起飛。
多少嚮往，從這裡啓程。

4
歷史，沒有終點。
時代的列車，汽笛聲聲，從這裡駛向未來。
人生，沐浴著燦爛的陽光，也伴隨著風風雨雨，從現實奔往理想。

九三年寄自河北

劍鳴的詩

新大陸的炎涼

一
鼓風爐燒著了的晌午
Order一杯奶昔（Shake）
遞過來
　一只洋妞金茸茸的手

接住　微笑
插入一根麥管
吸吮

一種資產階級的冰涼

香甜的醍醐
迅速　　灌頂

二
冬夜
玻璃窗上的雪花
煮沸了　斗室內
一壺熱騰騰的
　　黑咖啡

喝一口
美式不加糖的Coffee black

一種新大陸的
　　苦澀

自喉頭裡
慢慢……回甘

10/2/92 洛城

文敏的詩

月　夜

棲息於遙遠的山隅　　也許，你正徘徊　　濕漉漉的唇
墨綠的秋夜　　任夜露殘滴　　吻不夠的柔嫩
銀色的思念　　濕了汙汙足跡　　含一千個月夜的花蜜

也許，你也無眯　　願否——仰臥
月下，披衣　　夢神羽翼下
拾掇葉落的回憶　　隨我飄向銀暈

九三年寄自吉林長春

熊熙的詩

全新的雪花明媚了我們

全新的雪花明媚了誰
誰彈一次洗淨心靈的雪花
你與冬天互換的容貌
我看出誰是眞正純潔者

別來一套新鮮的歡樂
讓我看來雪花
看去鳥的影子乾淨雪地
然後靜聽一縷歡歌

我的雪花只在冬天飛舞
只在心靈的淨處出畫
它所激動起來的土地
在我腳下聖潔至上
叫我永不踩飛那鳥

九三年寄自河南南陽

海上的詩

本世紀喪事

屍體和我走進同一個鏡頭
我們　仇恨著
從南北兩個夢境中
得到了
共同
的地址

她完成了孕期
我們　選擇了這場
突然找到的喪事　公元在
特定的現實中
被時間分開
她的器官
正是這種深入冬季的某地
萬里之外
懸著一顆哀思的天狼星

九三年寄自湖南

莫木子的詩

冬季的飛魚

尋覓已久的天池已成寬大的白床
你驚悉命運遭裸展的苦痛
那些親切和陌生的聲音
在同一時刻漫延而來
既寒冷　又纏綿
最好你也睡去一個世紀
醒來記不住自己的過失

網影裡柔弱的漁女
眼神疼愛讓你發誓不流淚
兩只關注的手拍得你鰭鱗好熱
早就認定聲音
這時候既溫馨　又冷酷
最好將你引爲海底之火
日後直沖入雲

季節清醒的時候
有人說你投奔了南方的河
只要不在水中冬眠
就能在落花的波紋中飄游千里
你初識冷暖成了長翅膀的魚
終學會驕傲時
低頭　疾飛

九二年寄自深圳

費城遊 —— 並贈秋原

感恩節
吃火雞的傳統
煮沸了趕路遊子的心靈
滔滔的金髮湧動
偶然走出一撮黑的
點綴其中
一串思念，一番傷感
忽聞氣象台報告
一股家庭團聚的大暖流
正在以高速
從陸上海上天上
捲向一張接一張歡樂的餐桌上
秋原也在電話上約我
他家早已準備一頓中國式的火鍋
並有幾枝青島啤酒等我來舉杯

就借著微醺的醉意
以車代傘，走入細雨濛濛的街衢
走進破落富賈的前庭後園
恍如走進聊齋書裡的鬼鎮
怎麼都這樣的清清冷冷
原來薄倖人都轉向紐約
向華盛頓 D.C. 移了情
只留下曾經的恩恩愛愛
寫進國史，刻入
費城人傲昂的骨子裡
擁抱林立的醫院和大學
博物館以及敲出自由的鐘聲
悠然入夢

秋原說我眞幸運
看夠了電視上的感恩節遊行
竟然還有花車在爲我痴痴地等
任風吹雨打，任雨打風吹
直要等到我來合拍這最後的一照
偌大的博物館廣場，一下子走得空空
剩下兩個咀嚼著寂靜的心靈
看霧起霧沉，看秋來秋去
遠處高速路上的汽車縮成
小小的玩具

便歸去
亮燈再續未酣的暢談

翌晨，陽光溫馨地把我搖醒
束裝吧！別辜負了
這個旅行人難逢的艷陽天
老爺車一路跑一路喘氣
拗不過頻頻踩腳
一臉孺慕一臉急的後生小輩
遠遠已感應歷史的脈搏在跳動
凝視響徹新大陸的自由之巨鐘
爲諫後世子孫，不惜迸裂它黃銅底身軀
得來不易啊，民主理念代代薪傳
自我們魚貫步入獨立之堂殿
何幸能廣納袞袞豪傑，曠世聖賢
濟濟一堂，集思廣益，讜論偉辯
以先知的炆火，燉熟了「獨立宣言」
繪星條旗作餐巾，把封面仔細精裝
復匯智慧編「憲法」成一部健康食譜
人權法治是菜餚，自由平等乃飪藝
用試驗，用實踐，烤焗炸烘燒炒燻
一席色香味俱全的美式民主，舉世垂涎
無分種族膚色，無分國籍文化
無分宗教政治，更無分親生或領養
這片大地上的兒兒女女
皆得以新大陸母乳哺育之
女長成秀外慧中的淑女
兒長成頂天立地的男兒
免疫於獨裁，專制，極權的細菌
肩挑國際重任，懲惡扶弱，伸張正義理想

假日已過
曼哈頓又在紅塵濁世中喊我
秋原送我到火車廂，頻頻揮手
不說難捨，不諱離愁
一份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陪我潺潺流返紐約
在記憶裡醇成佳釀

九二年十一月第一個離家的感恩節

柳易冰的詩

開放著若即若離
娉娉婷婷的生動　就是你之存在
一種對你背影在沙發裡沉埋之戀
一種對你指間線繞KENT牌圈圈的模糊

過目難忘你的小紅色
躍動於我情緒之窗台
裝滿走出沼澤的思戀
常於萬籟俱寂的時辰
獨一無二地漲滿我整個視野
作爲全幅的存在

只如白萩詩意：一輪明月走過我心的湖底
只如夢裡的無所不在
只如厚厚塞進郵筒沒有回復的信函
只如蘇芮戰慄地喝出的砂之船
只如凍結在寒月下一聲再見
只如什麼也能比喻的
只如

郤於我伸進冰冷被窩瞬間
重溫跳舞時種植我
掌中的脂粉香味
清晰感知到　確切
有你存在

1989/11/25 上海

阿潮的詩

思念能把你引到一朵白花上嗎

粉紅的花瓣　悠悠的白雲
十五國風吹吹過
浣紗的河水已淡泊無情
愛人
請不要在河之濱停留
我仰望天空的眼睛
積滿池滿池的詩情
等你如蘭如絲的琴聲

金明池畔令荷早謝
宿香庭裡痴情悄寂
撫動瑤琴飄來吧
愛人　讓琴聲划過高山流水
撞開流蘇的園門
到這朵香氣馥馨
　　楚楚逼人的花上
我一生的積蓄全在這裡
等你的琴聲舞蹈
等你的纖手採摘

九三年寄自安徽

李國七的詩

孩子33 / 美麗的瑪利亞

那是蘇格蘭王后
下令判決美麗的瑪利亞
月圓后的第二個星期
藍色古堡前的露天廣場
每一條大街小巷人民集合
爭看瑪利亞最後的瑪利亞
吹打樂響紅酒與黑麥麵包的居處
有人同情有人漫罵有人什麼都不說
但我相信懷春的少女私下羨慕瑪利亞
絕世的風華傾城的韻味
我相信她們都期望換成瑪利亞
有人爲她放棄榮華富貴背叛高尚的王后
她們羨慕瑪利亞因爲她們知道
王后的丈夫爲了瑪利亞
風雨不改的趕同一條路
夢想、愛情與童話合一的方向

九二年寄自馬來西亞

陳銘華詩集　《童話世界》序

◎非　馬

我常想，詩人與一般人最大的不同，大概就在於，一般人隨著年齡的增加，會逐漸失去童眼與童心。眼底下不再有新鮮的東西，即使有，也大多視而不見，很少能爲之砰然心動。而詩人的眼卻能歷久常新，他的心也經常保有好奇與天眞。

從這本書特別是第一輯的『童話世界』，我們可以看出，銘華是個不折不扣的詩人。去年秋天我有機會到洛杉磯，看到他溫馨的家以及天眞爛漫的長山與長青，多少體驗了他的『童話世界』。所以當他提出要我爲他的新詩集寫個序時，雖然我一向怕寫這類東西，還是一口答應了下來。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覺得銘華是個誠懇認眞的詩人。他把所有的餘暇都花在他那部中文電腦上，編印《新大陸》詩刊，或寫他自己的詩。兩三年下來，詩刊的內容與編排都有了令人欣喜的進步。而他的詩也漸漸走出舊詩詞的陰影籠罩，有了他自己清新的面目。他同《新大陸》的朋友們的虛心好學也使我感動。那天晚上在他家裡，我們談詩一直談到深夜，討論彼此的作品並提出批評意見，情緒熱烈氣氛良好。當他開車送我回住處時，大夥兒竟一起擠上他的麵包車，一路上談個沒完沒了。他們還笑說希望我能搬到洛杉磯，這樣可常在一起談詩。

在越南經歷過戰火，又在美國同生活艱苦搏鬥，銘華的童話世界，當然不是單純的童駭世界。在他的童話世界裡，固然有愛笑的太陽，愛散步的月亮，愛眨眼的星星，愛翹嘴的花，愛彎腰的草，愛叫的小鳥以及愛跳的小狗，但更有“日日ＡＢＣ／不用背書／餐餐漢堡包／不用吃飯／放假要遊迪士尼樂園／不去中國／不去越南／不要爸爸皺起眉頭／教讀／上　大　人”的在美國長大的孩子。而這裡面包涵了多少在不同文化環境裡養育兒女做父母的辛酸與憂心！

童話世界之外，銘華的許多詩反映了他對生活的深刻體驗與細微觀察。如『早餐』一詩：

半月天空佔住整個玻璃桌面
八方風雨委屈成小小一疊
緋聞　球賽　競選　醒目標題
饑荒　戰亂　謀殺　花邊消息
都囫圇吞入
不能反芻的胃裡　只是
磨 ——

一隻早起的麻雀
匆匆擦嘴掠過

把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生活濃縮在短短的詩行裡，而最後兩行的匆匆擦嘴掠過的麻雀，更寫活了都市人生活的匆忙。

『詩人不掃落葉』一詩寫對世俗的反省與反抗；『線路圖』寫出了工業社會裡勞資的不平（或少數民族的受剝削）。爲公司賣命的勞動者，殺出重圍後看到的卻是悠閒抽煙坐收利潤的白人老闆；『超級盃下午』用風靡美國的橄欖球賽來比喻血腥的波斯灣戰爭。這些都是令人深思的詩。

我特別喜歡的，是他的一些雋永的超短詩。『水族箱』裡的魚是“夢／一尾緊隨一尾／游來／游去”而且“想必早已忘了／江河”。『清明二題』裡的「碑」：“那就躺下吧／既然累了／何必還堅持／站起”，既寫實又寫意；「山」更充滿了哲思：人生的道路短促，崎嶇一點或許更耐走有趣。『秋』的從有聲到無聲也令人默然黯然。

最後讓我們來看一看他的『慾望』：

一株玫瑰亭亭長到窗台
青春的唇瓣微微顫動
艷紅的臉楚楚映過琉璃
每天黃昏最浪漫的時候
我便開始猶疑
剪是不剪

好一個「剪是不剪」！生命因這種矛盾而顯得豐富並充滿了詩意。

1993/5/1 於芝加哥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爲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爲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同好者加入爲同仁。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成爲本刊同仁，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之出版。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

P.O.Box 3338 Alhambra , CA 91803
U.S.A 聯繫。

心與淚釀就的醇香

讀古寒山《雨落清明節》

◎侯　榮

“以那朵純潔爲柱爲杖／一步就是一腳印日子”。艱苦卓絕的追尋者形象，越過《尋》中詩人營造的沙地、荒原，穿過花開花謝的時光隧道，便非常鮮活、豐滿了。在這多層次的象徵含義裡，不也包括有詩人自我形象的寫照麼？

打開《雨落清明節》，我就不忍釋卷。數年來古寒山溶入切身的辛酸體驗，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文。他帶來的詩美，或怪誕；或凄愴；或悲壯；或……均給人一種純粹的美感與熾熱的感情共鳴，其作品隱含的底蘊之豐富，耐人咀嚼再三。

幾年前的大陸詩壇上，許多作者手執筆子走向田園，不是“考究”陶瓦，就是“收割”稻麥……一時間“稻麥”泛濫（這種一窩蜂現象在其他藝術領域同樣存在）。大約此時，年輕的古寒山冷眼旁觀，嚴峻地“讀書取暖”，由此反襯出他非凡的氣質。在調度題材及傳達技巧諸方面，他正小心翼翼地探尋自己的路。例如從反面表達對人生的熱愛，他運用那雙似與死神對視的利眼而達到淋漓盡致。《送葬的隊伍》中，笛與簫的顫音成了明晃晃的　尖刀；《路過太平間》更有如一記重拳的叫喊；也有與死者們的握手言談……均以小見大，有分寸地表現了生存大主題，這比正面去歌詠鳥語花香更令人驚心動魄。這樣的詩，讀來怎不令人醒轉并汗顏？再如詩人在愛情詩篇裡，也以獨特的視角展示了抒情主人公複雜凄婉的心境，“喊一聲我的名字燃一炷香／我就會蘇醒而吟詩篇”死而復活自屬荒唐，讀了《清明》卻感到多麼合乎情感！

詩人自田野動身，累積了豐厚的人生履歷，他左右開弓，既唱懷戀鄉土的歌子，也唱起都市民謠；既有對歷史題材的開掘，更有對現實境況的展評。《那一片萱草》裡，“母親編織的那頂草帽／於庭院上蔓成一片萱草，溫柔地淹没我”對鄉土的眷念、摯愛之情，可謂躍然紙上。《根或聆聽民謠》、《細雨的回憶》亦都生動地抒寫了這種戀鄉情結。而面對燈紅酒綠的鋼筋水泥的叢林，詩人又作何表達呢？品讀《月光》、《一碟陽光及其他》、《採菊東籬下》等佳作，就可聆聽到甚至觸及詩人爲斯躁動的心跳。詩人深沉的憂患意識與無限的感慨，也常從這類題材尋得突破口。請看：“無數只鳥／逃離都市凋萎的梧桐／在山野上無拘無束地歡叫”（《又見楓葉》）。

古寒山的作品富含哲理，又氤氳著溫馨的人情味。相當數量以酒遣懷的詩作，讓我想起魯迅所說的“詩是醒過來的人發出的眞聲音。”酒醒之後，對他來說都是一次徹悟的開始。像《兵馬俑》、《蟬之歌》、《認識春天》等也讓人耳目一新。最讓我難忘的要數“少婦呀展裙曼舞，飄逸無處不在／微溫的體香釀成了春天的氣息／輕叫著每一扇關閉的門窗”（《春分》）這一類詩句。美麗之餘，讓人深深折服於純詩的魅力與優雅的詩筆。

在這古典與現代交錯的字裡行間，我們不難領悟到詩人有著較爲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從《夜夜吹簫爲了誰》、《松之下》就可見一斑。他嫻熟地運用傳統的賦比興手法，起承轉合也很自然。他的詩歌用字極精簡，且講究內在的韻律。不論高朗還是低吟，總與人悅耳悠長的享受，其詩歌語言，要數多義性與音樂性表現得尤爲突出。他還嘗試用各種結構形式承載其“紫色的呢喃”，串珠式、回環式、縱貫式、升華式……不一而足，《墓碑》便是成功的一例。當然，其作品有些詞語亦有生澀之嫌，有些詞語、句式用得過頻，失卻新意，是爲不足。

《雨》體現了古寒山的藝術風格與藝術追求。在旗號宣言流派如亂花迷眼之今日詩壇，急功近利的心態頗爲普遍、嚴重。我們確信“沙中之金”，但也曾讓“飯”中的“砂粒”敗壞過味覺。古寒山則堅持一種純正的審美情趣，崇尚純詩，從最初的《清明》到爲華文詩壇所矚目，他都“虔誠地釀酒／以我的心與淚水爲原料”（《釀酒》）。因此而搏得陣陣喝采，也贏得廣大詩愛好者的青睞。一九九二年大陸《詩刊》社的“青春詩會”上，與會者都呈現一種傾向：追求對純詩的全身心親近。這是大陸詩壇的未來趨勢，也可視爲對古寒山們追求與成績的側面肯定。

《雨》是一位虔誠的繆斯信徒向永恆的耶路撒冷朝聖的手記。清明節落入紅塵，對他而言挺具傳奇色彩。許是與生俱來的痴迷，許是後天塑造的執著……“鯤破鱗落”之時，他也絕不放棄尋“你”。在經過滄桑的歷練、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之後，他將這一片青翠的詩草，“製成美麗的標本”，獻給他永生感恩的情侶，這讓我眞切地感受到他詩品與人格的統一。

而今，他每日迎著明媚的朝暉上班、生活、寫詩。他定然一如既往，用眞情與汗水細膩地把握“俯仰之間”的頓悟。我們期冀著他更深情動人的吟唱。

九三年三月九日寄自福建

靈光閃爍的詩集

—— 千瀑的《苦水甜水》讀後

◎心　水

四十度高溫苦熱裡，飲冷啤捧讀千瀑的「苦水甜水」，付梓前的詩集原稿，讓詩情感動我的身心，涼化肌膚；掩卷竟已夜半，而暑氣盡除，腦際繚繞的全是詩中散播的福音：

「因為凡盼的，必得著
凡求的，必給」　　（頁 40 ）

作為美國海外第一位拜讀這部詩集的我，有此榮幸自是雀躍萬分；承詩人錯愛要我「提些意見」，變成了我閱詩時的一份壓力。所幸一進入詩境我已忘卻天地，浸沉在七十五首新作的甜苦裡，涼快整晚，壓力也遁滅了。

這本詩集以「苦水」和「甜水」分開兩輯，「苦水」輯內收詩十五首，創作時期從九一年十一月至九二年四月止。詩人踏入中年，開始探索人生的種種問題，詩句直指的迷惑如：

「譬如死亡，死亡是否也和秋葉一樣
暗示著某種蒼黃，或者其他？」　（頁 6 ）

在「死後」的這首作品裡，詩人無從理解生死，所以塗下：

「生是謎
死又何嘗是答案　　（頁 23 ）

但詩被鍾情被執著以至令他拋開生死：

「然而除了詩我別無選擇
雖然不免零落不免情懷
似雪‥‥」　　（頁 24 ）

這是多麼令我感動的對人生對詩的固執。詩人在探索問題時內心的矛盾有跡可尋，在「電腦病毒聯想」最尾那段：

「取和捨之間
記憶以及遺忘
果真
這麼的艱，又這麼的難嗎？」　（頁 15 ）

幸好他沒有捨去和遺忘繆思，不然我們會失去一位詩人呢！

把楓葉的紅聯想為最動人的愛情，意象鮮明，不落俗套，這兩句詩會令你如在畫內，除了震撼外，身心全沐在美裡：

「我們是雪落前最動人的愛情
嘔盡一口一口美麗的血」　　（頁 3）

這輯「苦水」最後一首詩最尾的五句，不知是巧恰或者詩人有意的編排，讀後我不禁展顏，為老友歡呼，詩人在迷茫後畢竟回到真真實實的世界來了：

「我要的恐怕仍是
又甜又酸又苦又辣熱騰騰一碗米飯
滿足於
一家人努力
淺嚐細嚼有味的一生」　　（頁34）

「苦水」裡的作品寫鄰居寫老戈，描秋天繪楓葉，探究生死，有迷惑也有思想，這些都是塵世的繽紛，若讀者以為詩中全是苦味就會被作者迷惑。現世塵間一切存在皆是幻夢，執著的必苦，也許這是詩人的寓意，也是他詩風大變化的分水嶺，以及他人生觀的分界。

不惑之年的前後，詩人婚姻觸礁，禍不單行的是他的姐姐車禍離魂，去年中他的慈母病逝；這些打擊像波浪，洶湧而至，一波平息一波又起，精神身心備受折磨，這種痛苦對於多愁善感的詩人是比常人更深刻更難受，以至消沉到曾經不再寫作不問世事以及：

「電燈壞了，你不修
落葉滿了，你懶掃
喃喃自語又時常出神」　　（頁 74 ）

幸而，在意志消沉情緒低落的苦楚中，宗教的大門迎接了這位才華洋溢的詩壇大將。去年十一月始他再度操觚，以驚人的速度在兩個月內完成了本書第二輯「甜水」，總共是六十首創作；其中十一月寫了二十八首，包括「禱告辭」組詩的前九篇，十二月作了三十二首，包括「禱告辭」內的後四篇。平均每天一首詩的量，如非奇蹟，是很難令我明白的。我創作詩多年，絕對做不到以如此快速時間來創作詩。不知道，是否上主藉詩人千瀑之手，把福音宣示人間？

在中國文學史上，詩詞受宗教影響的例子極多，尤以佛學及禪為最。因此，不能因「甜水」的詩含有對天主的信仰而貶低這輯詩的價值。如果把它視為「宗教詩」也無非是種偏見。但作為討論分類或歸納，說千瀑的詩風大轉變，把他的詩作內容結納了許多形而上屬於靈性的東西，有很濃的宗教味也就恰當些。

靈修使詩人擺脫塵世的煩惱，因為信仰而了悟生死，尋到人生終極的真義，他徘徊於出世入世的道路而藉詩平衡內心的衝突：

「我已準備好一顆受釘的心
和一個忠信的靈魂
就只等您清楚的一聲俯允」　　（頁 71 ）

遺憾的是那些非教徒的讀者如何能明白詩義？這種局限在「甜水」輯內多處可見，如何突破是詩人將來繼續創作同類詩風所應思考的問題。

詩意靈感皆由天主所賜，出世的靈魂卻有人世的心，在禱告辭的組詩裡，詩人這麼積極的寫：

「我不曾閑散過，也沒有
白吃了，每天，您給我的米糧」　（頁 151 ）

因為天父的愛，使詩人領悟：

「生命，無需寒衣
永恆，根本不冷」　（頁 107 ）

另外一首詩「未肯卻步」，對天國的鄉愁使到他更加入世：

「風吹乾我的眼淚
落花給我堅忍
霜雪教我謙卑」　（頁 50 ）

拋開詩人的信仰成份，許多詩篇都有新意，試看「一爐心火」的這幾句：

「烤一爐好火
屋子漸漸暖了連同潮濕的心事
一起烘乾」　（頁 124 ）

真令我拍案叫絕。千瀑應用文字早已爐火純青但絕不故弄玄虛，他的詩易懂又意象清新，可以吟哦多遍依然越讀越有味。

這本詩集再尋不到「江湖」和「夜聽古箏林沖夜奔冥想」那些長詩磅礴萬千的氣概，也許是「祂」的詩而非千瀑的主意，請看「磐石備忘錄」之九：

「這一行行常帶給我安慰的詩句
都是您，經常
在這個打開的神秘的空間裡
給我說的」　（頁 157 ）

千瀑找到安慰，我為他喜；真是「祂」說的，我不敢妄斷。在掩卷讀畢全書後，我記起在五、六年前曾把千瀑形容為「詩壇上揮洒自如奔騰的一匹野馬」。脫韁狂奔後，野馬終被「祂」約束了。但我希望這只是人生的過渡，真正的野馬是不能也不會被任何力量局限在有形無形的範圍內的。「苦水甜水」這本詩集靈光閃爍，詩情充沛而詩花璀璨，是千瀑全新的喜悅。隨手塗下，在分享好友歡悅之餘，算是個人的讀詩感想，絕非詩評，不當處請作者見諒。深心底，我期待千瀑這匹詩壇野馬遲早脫韁，再次揚鞭，阿門。

（一九九三年元月十六日寫於墨爾本）

眞實的美麗

詩集《生命與自然的對話》感言

◎ 碰　耕

由於文海的信任，使我早先一年便讀到了這位以描摹生命軌跡和心靈感受而著稱的「自然之子」於淡泊與織麗之中漫話人生的別樣情懷的電腦打印詩集，其興奮之情並不亞於手中這本正式出版的印刷精美的版本，不能不說是本人的一種榮幸與驕傲。

大詩人帕斯說過：「文學或許只有兩個主題，一是人與人（相同的人和相異的人）之間的關係；二是個人與宇宙、個人與自我的關係。」文海當屬後者，他主張人應該天眞純樸地接近自然，以眞實、善良與自由詮釋生命。於是有了：「當然，這地球更美麗可愛／密密麻麻的子民們／編造著許多奇想／連他們的皮膚也弄得五顏六色／近看他時像母親的臉龐／遠看他時像情人的眼睛／至今沒有一人離它浪跡他鄉」（《註釋地球》）；他同樣感嘆易逝的郤又血一般珍貴的生命時光：「流逝的是什麼／是水／是血／音樂和不再回復的歲月」（《兒時的故事》）；太陽形同一面鏡子，照耀著質樸的過往歲月，詩人郤爲之觸目驚心：「此刻只有陽光／此刻只需陽光／在水流過的地方／有許多閃光的鱗片」（《荷池》）；文海更有時這樣理解命運：「沒有選擇／平平常常地睡覺／如果走運／能撞上墜落的星星」（《沒有月光》）。

詩人還慣於用他的「心理意識流」強調類似繪畫中「點彩派」的感覺凝縮與表現手段的純潔性，這在他「呼吸詩」時代的代表作《默許》中作了極具說服力地傳達：「有一個默許總展示不了／於是一個人病了／又有一個人病了／然而窗子總不見亮光／四季沒有病／終於有蝙蝠撲著翅膀／總算捎上點星光了／／沒有目的的笑最純眞／而默許就是陰謀／於是病毒開始流行了」。文海的人生態度寬厚中滲和著幾許偏執：「子夜透過小窗／我享受獻身的快樂／扶搖直上／光芒迴旋在血液中」（《一個角度》）；面對紛繁的世紀末動蕩，詩人同樣表現出精神的迷惘與內心的掙扎：「時光／你的陰影已覆蓋山崗／原始的陽光／也失去溫柔／水呀水／看看我萎縮的血管」（《流向》）。無疑他在構築屬於自己同時也屬於人類的「工事」，這倒不是單純爲了防禦，文海已和他的同伴先鋒詩人們殺出一條血路，衝出了疆界。這一點在他的《落雪的時候》、《過程》、《距離》等優秀詩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勿庸置疑，文海是當今詩壇爲數不多的把提高人類精神旨趣當作己任的極具個性的抒情詩人之一，他十分注重獨特意象的營造和現代詩歌語言的運用，這和那些急功近利的詩人們相比，他似乎顯得漫不經心，而是小心地從人類精神縫隙入手，創造出一種馬致遠《秋思》般的氛圍，這當歸功於詩人的古典文學素養。在一首題爲《春季的檸檬》中，詩人用他諳熟的「冷抒情」手法，糾合起「春天、蘋果、月光、吻印、煙霧、花環」這般觸目皆是的意象，然而悉心排列給了一位花開時喝兌水檸檬汁和清明時節編不起花環的獨腿少年。另一首《多好》，曾搏得好些現代詩人的叫好聲：「女人在你身邊／使你思想變得現實一點多好」，文海在獲得「多好先生」的殊榮後嘿嘿一笑，繼續他那溫馨的、現實的不能再現實的日子。不難感到，這便是詩人在形式與表達上的獨創性，他委實是以一種平實與詭秘的詩歌語言完成其詩的個性創造和個性存在。

集中所收詩人爲數不多的早期詩作和注明寫作年份的作法對把握其詩風的沿革不無益處。我們可以從：「一方手絹裹著半生不熟的草莓／總辨不清它的滋味」的初戀情懷，到「注射了咖啡的洞房／在寧靜中得到慰藉」的青春騷動，與「這都是虛無／在雨的世界裡／蕩來蕩去的只有兩個生靈」的生活感嘆，直至「我又說些什麼呢／一粒水足以滴破世界」的自我嘲弄和「我手中沒有拐棍／而目光是無聲的劍」的強者之光，無不透析出詩人率眞、坦誠的人格與詩品。

與詩人的生存目光相反，他的精神眼光是外向的。值得一提的是，作爲收入《中國當代文藝家辭典》的詩歌活動家，從早期所熱衷的文學社團活動，到86年詩歌大潮的群體集聚；從街頭詩集的賑災義賣，到大小研討會的頻頻亮相；從詩人角度的發洩形式，到十多本詩集的編輯出版。可以說，文海是費了令人咋舌的辛苦的，而這種辛苦更多的則是精神上的「超負荷」，以至形成了1992這個詩人創作上的空白年。遺憾乎？欣慰哉！中國現代詩正需要這種捨己仗義、奔走呼號的勇士。

1993年2月24日江蘇

台灣詩人岳宗來信

銘華詩兄：

寄來《新大陸》詩雙月刊（按：14期），除了非馬和劍鳴的譯詩之外，我已從第一首詩到最後一首詩都仔細的讀過，嚴力的詩論短文也讀完，在英文的世界還保有一份中文的創作園地，誠屬難得。

吾師紀弦嫡傳弟子有羅行、黃荷生、和我本人岳宗等多人，但到目前爲止，據我所知，只有我還繼續現代詩的創作，紀弦老師是現代詩壇公認的祭酒，因此，我經常自勵自勉，惟恐貽羞師門之名。紀弦師對你與我既然交待在先，繼之你又誠懇地相邀「共同耕耘」《新大陸》，一則師命不敢違，再者現代詩本來就是我所喜歡的園地，因此就義不容辭了。

如果由一九一八年一月胡適等三人發表九首白話詩做爲中國現代詩的起點，到今天正好七十五年了，七十五年來世界各地的中國新詩人，也許已有幾萬，說實話，若說要找優秀的詩作，實在是鳳毛麟角。

我不是標準提的太高，我以爲詩的定義是「用至美的語言，至善的結構，傳達宇宙、人生、以及人性中的至眞。」詩的批判標準（Criterion）祇少要以布蘭查德（Blanchard）揭示的七項原則，即：精確（Precision），暗示（Suggestiveness），簡潔（Economy），多采多姿（Variety），悅耳和諧（Euphony），特質 —— 個人的風格（Individuality），和恰當適宜（Suitability）。精確就要「言之有物」、「寫什麼像什麼」，簡潔就要「穠纖中度」、寫的「恰到好處」，拜倫曾說：「多一道陰影，少一縷光芒，都會損害那難言的優美！」至於其他幾項可「望文知意」，就不要我多贅述了。

若以上述七項標準來篩選七十五年來的現代詩，只怕剩下的不多。

我以爲「一首詩只有一個主題」，不可牽扯太多，若太龐雜會令人眼花撩亂，就以我寄給你的拙詩「留一盞燈」（恕我內舉不避「己」）爲例，這首詩紀弦師在我的許多詩作中評價不高，只是「尚佳」，爲了說明何爲「主題」所以提出來「獻醜」：

留盞燈光
給晚歸人
照亮
疲累的腳步
蹣跚地走到門旁

推開小窗
透些微陽光
斗室將不再黑暗

等待的眸子
亦如朝露閃亮

遺一束殘穗
在秋收後
揚塵的地上
讓過境的倦鳥
有續航米糧
（原刊台灣日報副刊1993/1/1）

三段寫三件不同的事，但都是環繞同一個主題。

再者，我以爲詩的用詞遣字要優美，注意修辭，不可只把一句句率性地堆砌起來，自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詩我涉獵過不少，但我認爲有些詩像一堆石屑（Debris），像石屑的詩，我爲他們起了名字叫「石屑詩」（Debris poems）。我們《高風詩社》同仁中有一位楚卿老先生，他在修辭方面，給我很多指教，去年底他寫了一首詠「模特兒」的詩，從他的詩中，就可窺知他寫的是多麼優美，和那些「石屑詩」比較，眞有天壤之別：

小小的聖壇
容納寂靜和喧囂
你是教主，信徒們
把你點亮成一盞燈

不從事征服
你解除所有的武裝
而以金銅之雕
坐成一朵蓮

從你的嘴角，我讀到：
你在入夢爲蝶，浴火成鳳
破繭，展示蛾的豐姿
已經棲息過枳棘
不怕找不到漆園

……
（原載中央副刊）

以上僅是該詩六段中的前三段，詩的優美文字和意象的運用已使讀者不忍釋手了！

再者詩要精簡，就以《高風詩社》詩人雨弦的《擺渡者》爲例，人們無法再爲他加一字，或減一字：

一枝櫓，一張筏
就是你的一生麼

櫓是沒有根的樹
筏是沒有根的萍
你的根在那裡

渡過了他，又渡過了我
誰來渡你

黃昏了
你的家呢
（原載《母親的手》第36頁）

四段用四個問句做結束，每一句都是那麼精簡有緻，並且又如此清晰、感人。

《新大陸》上有很多中國大陸寄來的詩，恕我說一句眞話，好詩不多，最近我讀到山東濰坊市文聯文學創作院的一群女青年詩人的詩，我以爲她們倒是寫的很好，僅節錄幾段給你欣賞：

張書琴的《給我鄉間的親人》：
……
在即將到來的夏天裡
麥子低下頭
成熟而美好
除了你們
誰能告訴我
那些生命的重量。
（原載《鳶都報》第20期，1992年10月）

又如鄭世花的《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雲
爲何不化作一陣雨
去滋潤乾渴的土地

……

如果你是小河
爲何不永遠唱歌
給凍結的冬天以抗拒

……
（原載《鳶都報》第20期，1992年10月）

以及王金花的《給你》：
……
多想　在秋季
摘一枚柿子送你
可又怕你
承擔不了太多的甜蜜。
（原載《鳶都報》20期，1992年10月）

我曾三度踏上新大陸，我覺得在美國的詩人眞是得天獨厚，到處是圖書館，文學資源之豐，詩的參考書籍及資料之富，和台灣高雄市比較實在叫人羨慕，我深深的盼望《新大陸》的詩人們能多利用，多進修，也多寫些好詩。「耕耘」是爲了收獲成果，要「深耕」犁頭必須銳利！

詩乃國魂！詩必須動人心弦，而不是「無病呻吟」，要寫詩，就要使自己的詩照亮世人，洞徹千古！

當然，這只是我一己的偏見，尚望《新大陸》的詩人群來函指正。

今年四月廿七日是業師紀弦八十大壽，就以此信，權作他老人家的壽禮，如果你不嫌棄，就借貴刊一角刊載。說實在地，我看到有人寫詩我就珍惜痛愛，對你，雖然我們曾未見面，但也有如此的一份情誼，不多寫了，再談。敬頌

吟祺

岳宗　九三、二、廿六晨三時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爲仝人性質，不設稿酬，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謄寫清楚，並註明眞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世界華文兒童文學選》
徵稿消息

【詩訊】中國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委托兒童文學作家吳城和林煥璋主編一本《世界華文兒童文學選》，包括童話、童詩、小說、散文，每位作者可選五篇，並附作者簡介。該書將於1994年出版。現在正在組稿，稿件可寄：

中國石家莊市河北文化廳吳城。

香港《現代詩報》舉辦
世界華文詩歌“臨工獎”大獎賽

一、高度熱心華文詩歌事業的大陸青年詩人臨工先生決定舉辦世界華文詩歌“臨工獎”大獎賽，意在密切加深世界華文詩人友誼，匯集世界華文詩人近期佳作，聚合世界華文詩歌藝術，推進世界華文詩歌創作。

二、評審分兩個方面：1詩作獎；2詩論獎。評出各級獎項若干，其中一等獎獎金人民幣伍千圓，本評獎二年舉辦一次，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費用。

三、參評要求：

A/時間：凡1991年1月至1992年12月底寫作發表的詩文均可參評，如係已發表的詩文，請附寄原發報刊。

B/每人限寄詩一首（或一組），或文一篇。詩，不超過100行；文，不超過3000字。

四、發表與出版：

A/《現代詩報》對參賽詩文將擇優陸續發表。編輯部優選意見不作本次活動評獎委員會意見。

B/評獎全部結束後，將由《現代詩報》編輯部把全部獲獎佳作用中、英兩種文字編輯成書正式出版。

五、本報邀請海內外著名詩人、評論家組成評獎委員會。評委均不參賽。

六、我們衷心期望世界各地華文詩歌報刊，共讓此舉，轉載本啓事，廣爲傳播。我們衷心期望本活動獲得世界各地熱心華文詩歌事業的仁人志士，給予各方面支持。

七、自本啓事見報日起，即開始接納稿件。1993年7月30日截稿。寄稿地址爲：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
福田埔尾新村30號
梁錦先生收　郵政編碼：518031

來稿不退，信封正面，請註明「參賽」字樣。

附評獎委員會名單：

主任委員：張志民
副主任委員：阿紅　　臨工
委員：（按姓氏中文簡體字筆劃排列）

心水（澳大利亞）、朱先樹、呂進、楊光治、張同吾、張志民、阿紅、周燦（新加坡）、非馬（美國）、和權（菲律賓）、洛夫（台灣）、臨工、袁志忠、犁青（香港）、謝冕。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譯

艾肯（1889－　）生於喬治亞州。父母早亡，由親戚在麻薩諸塞州養大。並在哈佛大學受教育，與艾略特同班並成爲終身好友。寫詩之外還寫詩評及小說。得過多種詩獎，包括一九三零年的普立茲獎。對現代詩運的推動貢獻頗巨。

先林的晨歌

這是清晨，先林說，而在清晨
當光從百頁窗隙露水般滴入，
我起身，面向朝陽，
做我祖先們學著做的事。
屋頂上紫靄裡的星星
在鬱金色的迷霧中蒼白欲絕，
而我自己在一個疾馳的星球上
站在鏡前打我的領結。

藤葉輕叩我窗，
露滴對著園石歌唱，
知更鳥在櫻桃樹上啁啾
重複著三個清晰的音調。

這是清晨。我站在鏡前
再一次打我的領結。
當遠處波浪在玫瑰色暗淡的微曦裡
衝擊著白沙的岸灘
我站在鏡前梳我的頭髮：
好小好白呀我的臉！——
綠色的地球穿刺氣團
沐浴於太空的烈焰。
有屋懸在星上
有星懸在海底……
而遠處一個寂寞圈裡的太陽
爲我斑飾四壁……

這是清晨，先林說，而在清晨
我不該在光中略頓以懷神祗？
我佇立於一個不穩的星球上
他廣漠且孤獨如雲。
我將獻這一刻於我鏡前
給他一人，爲他我將梳我的頭髮。
接受這卑微的奉獻，靜默的雲！
我將想起你當我步下階梯。

藤葉輕叩我窗，
蝸跡在石上閃耀，
露滴自櫻桃樹上墜降
重複著兩個清晰的音調。

這是清晨，我從寂靜的床上醒來，
光輝地我自無星的睡海裡起身。
四壁依然包圍著我一如黃昏，
我還是我，依然保有著同樣的名字。

地球與我迴旋，但不曾移動分毫，
星星在珊瑚色的空中懨懨欲滅。
在嘯鳴的虛空裡我站立鏡前，
漠然地，打我的領結。

有馬在遠處的山崗嘶叫
抖索著長而白的馬鬃，
而山在玫瑰白的迷濛裡閃動，
它們的肩爲雨淋黑……
這是清晨。我站在鏡前
再一次讓我的靈魂驚奇；
藍色的空氣在我的天花板上馳過，
衆多太陽在我地板底下……

……這是清晨，先林說，我從黑暗中起身
乘長風離去向我不知的何處，
我的錶已上鍊，鑰匙在我口袋裡，
而天空陰暗當我步下階梯。
陰影在窗間，雲在天上，
神在星際；而我將離去
想他正如我可能想起破曉
且哼我知道的一個曲調……

藤葉輕叩我窗，
露滴對著園石歌唱，
知更鳥在櫻桃樹上啁啾
重複著三個清晰的音調

當反戰遊行的隊伍經過時

哀思・A・瑪利奧　◎劍鳴譯

我親愛的朋友
你一定曾在那兒
當反戰遊行的隊伍經過時

你從未想到
那景象與聲音蹂躪了你的心
不要以爲　那是我們製造的
在那裡吧，算算時間

你一定曾在那兒
看到光亮的燈在火焰中跳舞
那些火焰燃亮了黑夜

你一定曾聽到
當你躲避　千種風暴
振耳欲聾的雷聲
在你的耳朵內泡哮
跟著去數臉孔與祝禱

你可能已經死過
一百萬次以上
當你驚慄去尋找身上的傷
你懷疑自己是否仍活著

你可能明白
你的內心
每次逐漸少許死亡
當你渴望有一件神奇的衣
去遮掩你靈魂致命的創傷

你應該已看見
脆弱與茁壯，生與死，希冀與絕望
在澎湃著　又消失
在　一只眼睛眨眨之間

你可能會哭過
當你嚥下每一滴淚
收藏在內心裡

你應會體會到
那種無名的喜悅
來自半張臉露出半邊微笑
或聽到呻吟　或觸到一只抓緊你的手
來自另一個軀殼——一個靜寂垂死的人

你會感到驕傲
見到那麼多的勇敢
在勢不可擋的優勝的臉上

你會需要
抓住我去釋除痛苦
縱是片刻也可
不要認爲　我們製造的，在這兒吧
算算時間，當反戰示威的隊伍走過時…

你應該曾在那兒的……

再　來

葉之　◎劉耀中譯

獵鷹圍繞著主人在天空中轉呀轉，愈轉愈遠
它已聽不見主人的呼喚；
失散了；中心已不能控制；
無政府的混亂，世界已鬆散，
熱血橫流，模糊一片；
到處在祭典著那些溺死的無辜；
好人失去信心，壞人滿懷激情。
天啓將至；
即將再來。
再來！言猶未盡
當那巨大心靈世界的映像出現
困擾了我的視線：那沙漠中的人面獅身，
它冷酷無情的凝視，卻視而不見，
它慢慢地移動大腿，
憤怒的沙漠之鳥的陰影搖搖欲倒。
黑暗重又降臨；現在我明白了
二十世紀已沉睡如石頭一般。
焦慮的惡夢縈迴繚繞，
那野獸最終還是要來到，
無精打彩地走向伯利恆去投生？

詩刊推介：

創 世 紀：總編輯洛夫・台灣台北市莊敬路 197巷10號5樓
笠 詩 刊：白萩主編・台灣台中市崇德路一段 85號
秋水詩刊：涂靜怡主編・台灣台北市郵政 14-57 號信箱
台灣詩學季刊：社長向明・台灣台北市郵政 53-840 號信箱
新　　陸：楊平主編・台灣台北內湖郵政第96號信箱
詩雙月刊：王偉明主編・香港西營盤郵政信箱 50431 號
華夏詩報：向明、野曼主編・中國廣州市文明路 211 號
華文詩刊：古寒山主編・中國福建省福清市中國銀行宏路辦事處
一行詩社：嚴力主編・FRIST LINE P.O.BOX 418,N.Y,NY 10013-0418

※ 編後隨筆 ※

◇自創刊號始，本刊即一再强調發表在本刊的文字概不代表本刊立場。本期刊載了台灣高雄詩人岳宗先生給本刊主編陳銘華的來信，由於作者的要求，以及信函內容全是有關現代詩的討論，故特予發表！希望大家能就此提出寶貴的意見。

◇上期（NO.15）頁22遠方的詩，其中《植物園隨筆》與其餘兩首是完全獨立的作品，本刊誤爲組詩一題三首，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今年應是本刊同仁詩作的豐收季，編委達文、千瀑及遠方的詩集《氣候窗》、《苦水甜水》、《雙色帆》已正式出版，而主編陳銘華的新詩集《童話世界》亦於近期出版，請與本刊聯絡洽購。

◇美國“國家州際詩學會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ATE POETRY SOCIETIES INC.）屬下的“伊州詩學會”（ILLINOIS STATE POETRY SOCIETY）於今年六月將由獲會員推選的華文詩人，本刊顧問非馬出任會長，任期兩年。

◇由中國海南省海口市海南大學文學院主辦的“羅門、蓉子的文學世界”學術研討會在本年8月6日至11日在該大學的邵逸夫學術中心舉行。研討會主席周偉民已發出邀請函邀請各地詩人學者參加這一盛會。會後並將各家研討論述結集出版。據悉，本刊顧問非馬及主編陳本銘均接獲邀請，但二人都因事不克參予。本刊特此預祝研討會美滿成功。

◇於93年1月創刊的中國福建《華文詩刊》創刊號已正式出版，該刊主編古寒山是我們的長期作者，他的詩集《雨落清明節》亦已由香港國際文化公司出版。《華文詩刊》並推本刊主編陳銘華爲顧問。